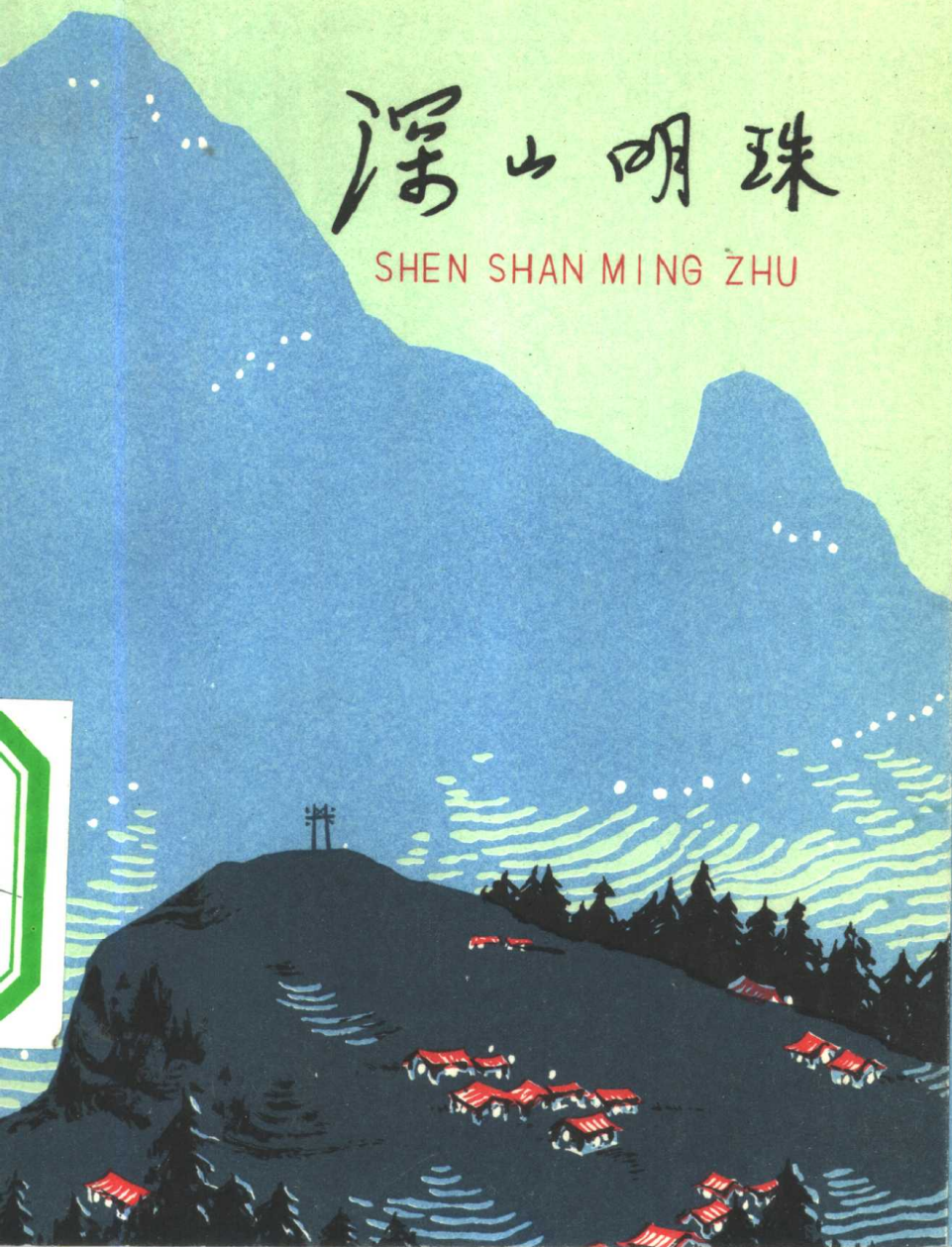


深山明珠

SHEN SHAN MING ZHU



深山明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七篇散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业余作者的新作。

这些作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及时地反映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歌颂了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些作者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用丰富多彩的抒情文笔，把我们带到了边防、哨所和沸腾的军营。那些闪烁着时代光辉的风流人物，为我们唱起了军民团结的赞歌，为我们擂起了跃进的战鼓，鼓舞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

深 山 明 珠

兰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6 7/8 插页2字数79,000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072·510

每 册: 0.42 元

目 录

“浪里蛟”	李本深 (1)
戈壁诗赋	汪涇洋 (14)
深山明珠	杨小敏 (29)
五月的加拉山	林 琳 (42)
闪闪的灯光	王德本 (53)
卡格玛雪夜	姚 明 (61)
草原上飞出的鹰	李 地 (76)
飞奔的“解放牌”	严 肃 (88)
在赛汗塔拉草原上	李昌富 (100)
鹃花艳艳	刘崇博 (113)
春光曲	刘长青 (126)
南泥湾的火种	杨闻宇 (137)
顶风塔	孟新有 (151)
马蹄声声	文秀清 (163)
尖兵	进 通 (178)
金色的杜鹃	姚 明 (191)
南山清泉	王育慧 姚 明 (206)

“浪 里 蛟”

李 本 深

如果说无边沙漠是茫茫大海，
边防战士就是浪里的蛟龙。

——摘自《边防手记》

迎着七月的朝阳，望着四围无垠的沙漠，
象一片金色的大海；那层层起伏万状的沙梁，
象奔腾急卷的海潮；那一簇簇骆驼刺、红柳，
就象飞溅在潮头上的朵朵浪花……

这正是沙漠上最热的季节。中午，我走在
去侦察连的路上，骄阳烤得我全身象着了火。
翻过一道道烫脚的沙漠，老远就看见哨所了望

台了。当我又朝一架光溜溜、黄灿灿的沙梁上攀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脚下有些异样，还没等我来得及思索，就“呼”地一下被什么掀起来，重重地跌倒在沙丘上。只听一个威风凛凛的嗓门吼道：“起来！走吧！”我扭头一看，一个精悍的战士威严地立在眼前。他浑身裹着沙粒，黧黑的脸闪着红光，大额头，“宝剑”眉，一脸英气。好面熟啊！哎呀，这不是阿龙吗？！同时，他也认出了我：“王干事，是你呀，差点搞错了！”他又笑着解释说，“我们正在训练潜伏，请你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吧！”

“嗨嗨，你们伪装得真巧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我跳起身笑着说，“回头到连里再听你们介绍经验。”说完，我刚要走，却被阿龙叫住。他朝背后轻轻打了个呼哨，“忽”一下，不知从哪里蹦出来个小战士。阿龙对他说：“小江，你把王干事护送到连里！”我

说：“又不是个小孩，护送个啥！”阿龙笑着告诉我：“要不派人护送，你免不了再当一次‘俘虏’哩！”

到了连里，我对赵连长讲了刚才发生的事儿，连长大笑起来：

“哈哈……你差点当了假设敌！难道你还不晓得阿龙是条‘浪里蛟’吗？”

“阿龙叫‘浪里蛟’？……”对于一个侦察兵说来，这是多么漂亮的称号啊！

“他现在已是出色的侦察排长了。”

听着这话，使我想起一年前的阿龙。那时我到侦察连了解他们扎根边防的事迹，他还是个新兵。他的真名叫海龙，从小生长在东海渔村，是个闯风浪、弄大潮的捕鱼能手。他爸爸是个老民兵队长，一九五八年万炮轰金门时，为抢救渔民牺牲。一九六八年，阿龙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参军到乌苏里江江畔。六九年春，在反击苏修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的英勇战

斗中，又把最后一滴鲜血洒在祖国神圣的土地上……阶级仇、民族恨在阿龙心头燃起熊熊烈火！他入伍时，带来了两枚记录仇恨的弹片：一枚是蒋匪炮击我渔村的碎弹片；另一枚是他哥哥的战友寄给他的苏修侵略我珍宝岛留下的坦克炮弹片。

东海的“弄潮儿”来到风云瞬变的沙漠戈壁，要经历多少艰苦的磨练，谁也数不清。每当阿龙嚼起沙葱咽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拿出那两块血锈斑斑的弹片，望一眼身后祖国的万里河山，怒视国境线外敌军的频繁活动，就更加积极地投入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战斗，更加刻苦地磨练自己。腊月巡逻，夜宿沙漠，他让战友们在骆驼围子里贴着驼身取暖，自己却卧在无遮无挡的寒沙上放警戒哨。七月露天潜伏观察，他为了锻炼“抗旱”能力，连看也不看一眼身旁那灌满绿豆汤的水壶。为练击拳，他挥起肿得老粗的胳膊，把两个吊着

的几十斤重的沙袋打得象飞葫芦……

我和连长正说着，阿龙他们回来了，报告连长，说假设敌大部捕获！吃过午饭，为改善连里伙食，连长让阿龙带几个人去打野羊，阿龙把我也拉去了。我们骑着骆驼在沙海的波涛间行走，直到太阳西沉，也没发现一只野羊的影子。刚准备往回返，突然看见两只野羊从远处的沙梁上一窜而过，眼看就要逃出我们的视野，只听“砰！砰！”两枪，野羊应声而倒。我不禁脱口叫绝：“好枪法！真有点象杨子荣那样，枪响虎倒！”阿龙摇摇头说：“可惜野羊不是虎啊！”我们笑着，驮了猎获物，兴致勃勃地往回赶。我想问问他“浪里蛟”名字的来历，阿龙却岔开我的话，问起我中午被“俘虏”的事。我以为他向我道歉呢，便说没什么。

“不，我是问你事先发现了我们没有？”他盯着我的眼睛等着回答。

“没有呀，半点儿痕迹也看不出来！”我

说着，心里仍在为他们巧妙的伪装而激动。

阿龙笑起来，说：“这已是第七次搞伪装了。为这事，大家出了不少主意，开始我们用红柳、骆驼刺搞，都不行；后来又用麻袋布搞，又不便于行动；后来，我们就给身上涂上大自然的‘保护色’！这么一来，潜伏、观察、隐蔽接敌等等，就自由得多了，大沙漠里任我走！”

此时，夕阳给浩瀚的沙漠镀上缤纷的五彩。沙梁、沙谷，象有许多宝石熠熠闪光。阿龙不时翻身下驼，一边从那流沙线上、卵石丛里捡几块晶莹玲珑的彩石，一边讲起他在家乡海边，怎样光着脚丫，提着小篓，迎着海风，和小伙伴们在软和的海滩上，捡那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讲起战士们常常在一起，各人掏出心爱的彩石来，互相“炫耀”一番，又珍藏起来。是的，边防战士对边疆的一寸土、一捧沙都有特别的感情。我看见，他们就在瞭望台下，用

最美的彩石，嵌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大字，风里雨里，闪闪烁烁，象八盏明灯，象一排火炬，永远明亮，永远燃烧，抒发着边防战士的战斗豪情！

第二天一早，连长告诉我，阿龙带一个班到前面观察所去了，那里要举行军民批林批孔大会。于是，我们都赶去参加。会上，须发霜白的蒙古族额尔登大爷，正在愤怒控诉旧社会王爷、牧主对贫苦牧民的血腥压榨。额尔登大爷是边防侦察连的老“顾问”，他戴过王爷的木枷，蹲过黑暗的土牢，挨过牧主的皮鞭……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他和万千奴隶。因此，他也最了解叛徒、卖国贼林彪要“复”的是什么“礼”。血泪的控诉、深刻的批判，使整个会场都沸腾了！“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响彻云天！

这时，只见阿龙手拿一卷军事地图奔上讲台，他一手展开地图，一手指点着说道：“同

志们，大家看！”只见地图上我国边界那边遍是明堡暗壕。阿龙指着一处新标的碉堡，愤怒地大声说：“看！今天上午这帮家伙又睁开了两只‘狼眼’！……”战士们怒目望着地图，气得直咬牙，会场象是响起了炸雷。

“大前天，他们偷偷摸摸地飞过一架侦察机……”

“前天又增加了一个坦克连！……”

“哼！来吧！咱们挖好坟坑等着他哩！”

“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让它见鬼去吧！林彪和苏修都是念一本孔老二的黑经！……”

阿龙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打好批林批孔的文仗，也一定要打好保卫边防的武仗！要练好沙漠侦察、沙漠作战的硬本领！一旦新沙皇敢把侵略的魔爪伸进来，就叫它‘乌龟壳’开不动、给养车接不上，在这茫茫沙海里寸步

难行！我们边防军民却能纵横驰骋，如鱼得水，狠狠地打烂它！‘吃’掉它！”

中午，沙漠戈壁遍地“喷火”，最耐旱的骆驼刺也蔫卷了叶子，地温升到五、六十度！烤得胶鞋变形，烫得脚板起泡！我和连长来到最高的那座沙山上。嗨！只见一队侦察兵在阿龙带领下，身穿沾满沙粒的伪装衣，脚穿长腰胶鞋，每人背着几十斤重的沙袋，在骆驼都上不去的大沙梁翻上跑下，龙腾虎跃，正苦练沙漠行军、沙梁攀登呢！一个个真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阿龙跑在最前头，还不时地亮开嗓门，挥舞铁拳，给战友们“加油”鼓劲……看着这动人的情景，我感叹地说：“‘浪里蛟’果真名不虚传呀！”连长却神秘地对我说：“‘浪里蛟’还有个‘一把抓’的故事呢！……”

原来，前些天，连里接到个紧急电话：附近公社的一个反动牧主与苏修特务勾结，企图潜逃越境，逃跑方向就在他们这个区域。战斗

命令刚一下达，额尔登大爷带领的民兵连和阿龙带领的侦察排就立即出动，分兵把口，拉起一道天罗地网，严丝合缝，连只沙鸡都甭想飞过去！

……一小时过去了，没发现什么动静；两小时过去了，没见个踪迹；直到夕阳坠入沙海的时候，也没看见反动牧主的影子。阿龙思索了一阵，安排好埋伏的部队和民兵，规定好联络信号，让额尔登大爷坐镇指挥，便跨上一峰骆驼，驰向沙海深处。

他沿着一道道沙沟挨着搜索过去，走着走着，阿龙猛地勒住驼缰，只见十几步外的沙梁上的几蓬沙蒿里露出一块青布。阿龙翻身下驼，机警地走上前一看，一个头钻在沙窝里的家伙在索索发抖呢！阿龙火冒三丈，飞起一脚，只听“唉呀”一阵乱叫，钻在沙窝里的家伙翻倒在地，一看，正是那个贼牧主！前个月公社的批判大会上，他们还“见过面”呢。

今天，那家伙仓惶出逃，水尽粮绝，便找片湿沙地，刨个坑，把脑袋和半拉身子钻进去，一来可以苟延残喘，不致渴死；二来借几枝沙蒿使个“障眼法”，妄想骗过边防军民的耳目，单等夜色转浓，再继续潜逃。这当儿，他见露了馅儿，自知途穷，便拔出匕首，瞪着血红的眼睛朝阿龙扑来。可他哪是“浪里蛟”的对手！阿龙只一闪一扑，那牧主就被“浪里蛟”一把抓了起来，象搭一只死黄羊那样，把他横搭在驼峰上。起先那家伙还扭脖子蹬腿地挣扎，“浪里蛟”大手轻轻一捏，牧主浑身象散了架，只顾“唉呀”地嚎叫了。阿龙轻鞭一挥，战驼在沙浪里奔驰起来。“浪里蛟”却在驼背上唱起歌来：

哎呀哟……

浪里蛟龙镇“黄海”，

“海潮”叠浪情满怀；

两眼望穿云和雾，

一把抓得“鱼虾”来！

哐啷哟哐……

那个反动牧主在驼峰上直吓得瘫成一堆泥，眼珠子憋得鼓鼓的，嘴里直吐白沫，再也不敢乱动了。从此，“一把抓”的故事就传开了……

这天，又是个风沙弥漫的天气，阿龙和他的战友们就要出发去执行一个新任务。我望着遮天盖地的黄沙“雨”阵，和那条条象巨蟒一般蠕动的沙涛，担心地对连长说：“阿龙他们不会迷路吧？”连长一摆手说：“‘浪里蛟’最喜大浪，阿龙心里可有本‘活地图’！”

我满怀激情登上哨所了望台，放眼望去，只见阿龙带着一队英武的侦察兵，在沙海的波浪谷间蜿蜒疾行……啊，这向前飞动的队伍不正是一条翻江倒海的“浪里蛟”吗！你看那“龙首”高昂，“龙尾”劲摆，迎着千尺飓风、漫天沙雨，向前挺进，挺进！……有谁胆

敢把魔爪伸进我们这大海般广阔的钢铁边疆，
一定会被这行若闪电、威赫雷霆的“浪里蛟”
们手到擒来的！